刘小放与潘学聪：

刻在石头上的友谊

本报记者 齐斐斐

他们都曾在河北省文联工作，并来自于同一片土地——沧州；他们虽相差十几岁，但相识相交40年，早已成为彼此的良师益友。

刘小放与潘学聪，一位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一级文学创作者，一位是深研书法40余年的当代书法家、文艺评论家，二人合作的《南皮赋》《千童东渡赋》等，被刻在了南皮、盐山等地的文化地标所在地的巨石上，这也成就了二人“刻在石头上的友谊”。

刘小放（左）与潘学聪（右）在《南皮赋》石碑前合影

至交

在潘学聪的回忆里，第一次与刘小放相见时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潘学聪刚大学毕业来到石家庄工作，第二年就认识了刘小放。那时，刘小放在河北省文联工作。

“年轻帅气，有活力，他长我10多岁，由于都是沧州人，一见面都说沧州话，感到非常亲切，也没那些客套话。这样一来二去，就越走越近，我们的友谊直到今天，快40年了。”潘学聪讲述着记忆里的画面，仿佛在用自己的画笔描绘着与挚友的点点滴滴。

潘学聪说，和小放先生交往心不累，自然轻松，说话不用过多考虑，因为小放很真实，快人快语。平时，刘小放有什么高兴或烦心的事也愿和他念叨念叨，不管对方爱不爱听，都要把话说完。

有一天晚上10时许，刘小放给潘学聪打电话，大致意思是因为潘学聪没经他同意，把他写的稿子登在了省文联的刊物上。他生气地把潘学聪说了一顿。这通“输出”一下子把潘学聪给闹懵了，“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呢，我答应他明天问一下情况后再跟他说。谁知，第二天一大早，还没等我问情况，他就来电话了，说刊登稿子的事不怨我，并主动向我道了歉。还欢声笑语说着没事了，告诉我别往心里去。”至今说起此事，二人仍会大笑。正是这样的“真性情”，让二人成了至交好友。

诗书情

对于刘小放的诗，潘学聪非常喜欢，许是因为都是从沧州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农家子弟，潘学聪觉得读刘小放的每一首诗都很亲切，如《庄稼地的女王》《大地之子》等，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背上几首。

有一次，潘学聪带队去内蒙古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活动一开始，双方先介绍了本省的基本情况。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的夏日，认真热情地介绍了内蒙古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及经济发展情况和风土人情。

轮到潘学聪介绍河北的情况时，他没有过多地介绍河北的方方面面，而是背诵了刘小放的一首《燕赵辞》：“古老的燕赵大地，给我悠远神奇的情怀，村前的泥河湾，惊动了世界，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深厚的燕赵大地，给我轩辕黄帝的血脉，逐鹿中原，升起了东方龙，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壮丽的燕赵大地，给我辉煌时代的风采，山坳的西柏坡，油灯照千载，伟大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啊，立马长城，以观沧海，丰碑太行，羽声慷慨，燕赵大地，我的家园，燕赵热土，我的最爱。”

背诵完后，现场响起一片掌声。夏日主席说：“一首《燕赵辞》，让我们对河北的印象更直观了。”

这些年，在刘小放的笔下，也多有对这位老友的赞赏。他说，沧州崇文尚武，这种独特的古老风俗应该是潘学聪书法艺术的书之根、法之脉。书法与武术，一静一动，二者都讲究“精气神合一、手眼心一致”，写出一幅好字，犹如打出一套好拳。潘学聪的书法，有故乡水土赋予的气脉，可以体会到大运河的悠远，平原枣树的筋骨、盐碱地红荆的坚韧。几十年来，他真诚地对待书法，书法也给予他真诚的回报。至今他已出版多部书法专集，多幅作品被海内外博物馆收藏。

《心香一瓣谢师恩》是刘小放读完潘学聪的《云养青山》后的所感所悟。他说，潘学聪钟情于书法，平时从不张扬卖弄，至于文笔，均是本色的实话实说，但正是有了这样的真情实意，才让全书彰显了朴实无华的人性光彩。

刻石记

潘学聪说，二人在书法和诗词上的合作是最令人难忘的。

坐落在保定人民广场的书法巨石《太行赋》，坐落在南皮县文化广场的书法巨石《南皮赋》，还有镶刻在盐山县文化广场的《千童东渡赋》，这3篇赋文都是刘小放撰稿、潘学聪书写刻在大型石碑和木刻碑上的。回忆起来，让潘学聪最感慨的是《南皮赋》的书写过程。

“茫茫钓鱼台，幽幽寒冰井。五百年渤海郡，三千载古皮城。”为了写好《南皮赋》，刘小放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情感，短短230字，让南皮3000年的历史概览无余，内涵丰富，语言生动。

面对这样一篇华彩诗赋，如何用书法线条表现出来，而且还要适合刻在石头上，潘学聪经过思考后，决定用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和线条组合进行呈现——首先，他强调了用线条的劲力来表现南皮的厚重历史，并通过险势的用笔结构来追求视觉效果和境界之美；再是通过线条的自由性表现《南皮赋》这篇书法作品的整体韵律，同时又体现当代的书法创作的形象、自然、生动、活泼的状态。潘学聪觉得，只有具有燕赵风骨，线条充满张力和气势，才能把一个大美、壮美、秀美的南皮形象地表现出来。在书写过程中，潘学聪还大胆地采取了一些人格化的艺术形式，更强调了书法的文化性和时代特点，把一些字体合理地改造或夸张，如流、集、冰等字，加入了一些篆、隶、魏的特点，集欣赏性、意象性、传神性为一体。

当他把写好的《南皮赋》书法作品给刘小放欣赏时，刘小放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艺术效果，技法、骨力、创新都有了。我们是刻在石头上的友谊！”一句话让二人相视而笑、触动心怀。

沧州人·沧州诗

《集饮朗吟楼》

沧州 孙宜诜（明）

危楼开水近，登眺遇神仙。弹剑风常冷，停云足自联。
但知泉是酒，那计海成田。笛吹江声寂，棋残树影偏。
去舟闻欸乃，远圃挂葱芊。漫算十千斗，时低尺五天。
柳窥舒娜袅，花笑影留连。童子偕歌咏，沙鸥任往还。
夕阳馀晚照，孤月已高悬。醉眼不相识，乘风驾羽旋。

赏析：

作者孙宜诜，字祥辑，沧州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考授知州。崇祯二年（1629）三月初三，朗吟楼上迎来了一群文士雅集，他们是：骝山朱耀廷、百树刘馨如、燃藜刘映阁、绛雪孙如郗、香山吕修祉、闽中陈仲容、邗江任林屋、关中刘逊止、宁山王御里、龙泉王珍里。然而，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名。

这次雅集的活动非常丰富，清谈、抚琴、吹箫、击筑、吟歌、围棋、绘画……歌唱的内容是仙游九鲤湖，绘画的内容是青县中山、条山十景。令人纳闷的是青县什么山也没有，竟硬生生搞出“十景”来，不由佩服他们无中生有的本事，慨叹他们百无聊赖的春聚，想来如果这十景的名目要留下来该有多好。

当日参加集会的人士大都留下了作品，集体保存在康熙《沧州新志》里，借此我们才可以有机会考索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其中绛雪孙如郗，就是这首诗的作者孙宜诜。

祥辑公这首五言排律，从朗吟楼滨河特性开始写起，非常写实地标明了朗吟楼的正门是冲着大运河开的。现在朗吟楼的正门冲北即延续了这一特点，因为朗吟楼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河上的客人上下，而非岸上的主人进出。第二联则抓住了朗吟楼的精神内核——吕洞宾。在朗吟楼顶楼上塑有吕洞宾的立像，眸清似水，须髯飘洒，羽衣纶巾，赤脚背剑，所以诗中“弹剑”“足联”云云都是写实。第三联“但知泉是酒，那计海成田”，窃以为可算吟咏朗吟楼这座酒楼的名句之一，既道出了吕仙曾狂饮沧酒的传说，又为后世以南川暗泉酿酒开了滥觞。尽管有欧阳修《醉翁亭记》“酿泉为酒”在前，但并不妨碍此诗的清新俊逸。第四联的“笛吹”“棋残”则转回叙述雅集现场，有人吹笛，有人对弈。第五联，凭栏俯瞰“去舟闻欸乃”，遥眺“远圃挂葱芊”。第六联，荡开一笔，凑了一对。第七联，写朗吟楼周边环境，栽花种柳，而“娜袅”“留连”皆为双声，疑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影响。第八联的“往还”上承“留连”而来，借沙鸥之往还，映衬雅集人之终将散去，而此刻已是“夕阳晚照”“孤月高悬”。诗人已醉，眼已朦胧，朦胧得已不知道自己在哪，仿佛乘风，又好似驾羽，晕乎乎而归也！

孙 建 齐斐斐 整理

《沧州民间文艺志》出版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近日，由沧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撰的《沧州民间文艺志》出版。

《沧州民间文艺志》全彩精装印刷，全书400页，527幅图片，35万字。本书回顾和追溯了沧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40年来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示了沧州民间艺术文化全貌。全书共分7编、16章，包括沧州民间文艺概览、大事记、组织机构、沧州民间文学、沧州民间艺术、沧州民间工艺美术、沧州民间文化、沧州民间文艺展览活动集锦等内容。

为编纂此书，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力量，分成3个编纂小组，先后走访了各县（市、区）近300个村落，行程10000多公里，耗时3年多完成。

沧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多年来挖掘和整理了大量关于沧州的民间传说、民间神话、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发现了大量优秀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美术技艺及民间文化艺术人才。

当《诗经》遇上《民法典》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吕险峰 赵春梅 摄

吕险峰很喜欢宋代陈宓的诗句：“得暇诗书休释手，先公法律自治身。”多年来，他以此激励自己，有时间就读诗书，提高文学修养，同时更好地服务大众。

吕险峰是河间市司法局原局长，无论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每天闲暇以《诗经》为伴，并把《诗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结合，书写了很多文章，引导人们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逐字逐篇“啃”诗经

吕险峰读《诗经》，是从2009年春天开始的。那时他曾经发愿3年内要坚持完成一件事，就是逐字逐篇“啃”完《诗经》，力求读出书香诗意来。

他的家乡村东就是毛公书院旧址，附近有诗经村、君子馆、三十里铺等村庄，他的初中时代就是在这一方旧址上度过的。那时，他听老师讲过很多关于毛苌传诗的故事，也见过清代文人墨客捐资修建的“毛公讲经处”石碑。虽然石碑被风蚀，很多文字已经模糊，但仍依稀可认出立碑人里有他曾祖父吕平南的名讳。

他手上有曾祖父留传下来的朱熹集传《奎壁诗经》，一函四册，光绪年间聚元堂藏版。有一天，他翻检书箧，发现这套老书被虫子蛀蚀了一些小洞，非常痛惜，于是下决心抄写一遍，通读全书。他每天早晚读书、抄书、译书、打印，每天一首诗或一章，把对《诗三百》的译文，一首一首都上传到他的新浪博客里。

两年半读完全卷

在他的博客中有一篇文章，记述了他学习《诗经》的收获。例如：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起，“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使我重温初恋时的敏感、落寞、忧思等万千情怀；读《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使我看到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写照，体味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美好祝愿；读《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把我带回到古代小吏披星戴月奔波劳苦勤于王事的艰难岁月；读《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已夕矣，牛羊下来”，让我仿佛又置身于久违的乡村黄昏景物之中；读《木瓜》，“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可以看到人情之厚重、友谊之深长；读《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可见负心男人之丑恶嘴脸，饱听悲情弃妇之无尽幽怨……

工作繁忙，吕险峰读《诗经》这个大计划，完全利用了每天一早一晚的时间。案头放一部《古汉语字典》，有不认识的字，就请教这位“老师”；买了两种《诗经》全译的书籍对照读，通过百度搜索，看很多名家经典赏析和当代个性化解读。他不盲从古人的注解，择其善者而从之；对某些另类解读也不鄙薄，广采博收，为己所用。他将原文、注释、试译、简析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他创作的十四字韵文译诗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几位精通诗经的博友经常光临指导，特别是成都一位网名叫“西涧山人”的青年文化研究学者常常和他就翻译问题进行商榷和探讨，甚至将某些段落直接译成韵文供他参考。

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他读完了《诗经》全卷。

当《诗经》遇上《民法典》

近年来，他坚持随时随地学习《诗经》，陆续把自己博客里的文章辑印成7册，常读常新，不断修正。偶有所得，写几篇短文，如《<诗经>里的春天》《三国人物妙引<诗经>》《当<诗经>遇上<民法典>》等。

说起《当<诗经>遇上<民法典>》这篇文章，吕险峰觉得是一种机缘。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当天，他就做好了认真学习的准备。在学习研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他看到家庭文明建设被写进了《民法典》，感到非常高兴。联想到我国古老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家文化，孝悌观念、夫妇人伦、兄弟友爱等，古为今用，文化传承，德治与法治有机统一，很自然地想到了从《诗经》中挖掘有关婚姻家庭的元素，进而和《民法典》有关条文结合起来，使《诗经》变得更有趣、可读。

例如：《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八条规定：“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父母抚养、教育、保护子女长大成人是他们的义务；反过来，赡养父母，给他们一个安乐幸福的晚年，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

《邶风·凯风》也是一首赞美孝子的诗。作者看到一棵小酸枣树在温暖的南风吹拂下茁壮成长，情不自禁大发感慨：“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母亲一生是多么辛劳啊！读到后面的“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我们仿佛看到孝子自责不已、痛哭流涕的情景。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第二款规定，兄弟姐妹为近亲属，排在配偶、父母、子女之后，位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之前。由此可见，兄弟是最重要的血亲，在法律意义上，关系比姑姨娘舅都要近。

《小雅·常棣》是记述兄弟相爱相杀、规劝和乐相处的名篇。开篇即亮明观点：“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生世间，兄弟最为亲近。有了难处，挥手上前的就是兄弟，所谓“兄弟急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关起门来，兄弟之间也打也吵，如果有人欺负到哪个头上，兄弟们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道不远人，古今相承。如今吕险峰虽已离开工作岗位，但他坚持每天学习《民法典》，学习古代经典，并以此为乐，开启读书学习的新旅程。

读书达人

“沧州‘故’事·典读会”聚焦沧州武术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8月8日，“沧州‘故’事·典读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武术文化学者刘永福围绕沧州武术进行主题讲座。之后，武术名家王志海、市武术协会主席朱桂廷与刘永福一起，畅谈沧州武术的起源发展与保护传承。

沧州是武术之乡，武术文化历史悠久，拳种丰富，门派众多，名家云集。作为这次典读会的主讲人，刘永福旁征博引，围绕沧州武术历史、沧州武术的特征、沧州武林豪杰的故事等方面，讲述了沧州武术的基本概况。在之后的访谈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海、市武术协会主席朱桂廷和刘永福一起，分别从个人学武、习武、授武的经历、沧州市武术的现状、武术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畅谈沧州武术。

近日，原创话剧《予你》在沧州市工人文化宫劳动剧场上演，精彩的对白和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盛宴。该剧由知微戏剧团队精心打造，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展现了一段感人的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温旭东 摄